



《第二時間》的導演譚孔文（左二）形容與姜志名（左一）、張國穎（右二）、周國賢（右一）的組合是一次「靈魂的聯盟」。

## 《第二時間》 留住舊日光影

7、80年代是香港電影的黃金盛世，那時戲院門口的手繪宣傳海報，成為當代獨有的風景。電影工業的輝煌年代，正好與手繪電影廣告畫的盛世對照。Jimmy（姜志名）就是當時的「電影海報師」，每一幅的廣告畫不但見證當紅電影的歷時變化，更藏住他對藝術、繪畫的感悟。由 Alex（譚孔文）編導的《第二時間》就以 Jimmy 的經歷為藍本，找來 Endy（周國賢）兼任音樂總監、男主角；音樂劇演員 Margaret（張國穎）演女主角，小克填詞，便成了一部結合劇場、電影、音樂元素的作品。

早年的邵氏到70年代崛起的嘉禾，新藝城與德寶於80年代相繼興起，標誌香港電影工業的黃金時代。「每次途經戲院，我都會看到很大型的電影海報，父母告訴我這是人手繪畫的，我覺得很不可思議，怎樣可以畫成這麼大幅呢？」那時，電腦繪圖尚未普及，戲院外總是掛上一幅幅由海報師逐筆繪畫而成的大型電影宣傳海報，給 Endy 留下深刻印象。兒時的他只能從仰望的角度觀賞，想不到多年過後，他竟然可以與當年的電影海報師 Jimmy 合作，換另一角度近距離細看他的故事，恍如回到那個年代，感受到 Jimmy 工作的溫度。

## 不論繁盛與消亡

Jimmy 因工作經常接觸電影，親歷當年香港電影的繁盛。「那時香港電影偏向說教式，很多小時候已懂的道理，也是從電影學習；可是，時代慢慢轉變，很多事情的觀念也改變了。」昔日對世界的連結未有那麼多，電影成了其中一個重要的途徑，每看見一樣事物，也能發揮許多想像；現在因為網絡、科技，整個世界連繫在一起，彼此的距離拉近了。「以往每個人希望



做一件事就真的只做一件事，但現在可以做更多，就如電影裡呈現的方式，同一時間可以很豐富的模樣。」從舊時代至今，科技進步也體現在電影，拉近了的距離還能碰撞出多樣的火花；而舊時代供我們念舊以外，也提醒我們突破限制的可能，諸如幾層樓高的海報全由人手繪畫、銀幕上的映像由逐格菲林拍攝而成。

90年代，手繪海報被電腦繪圖取代。1993年，Jimmy 從海報師的身分退下來，但這並不代表他的畫畫生涯終結，他開始轉為參與劇場舞台相關的工作，更在香港演藝學院舞台繪景系執教。Alex 當時在演藝學院讀舞台設計，雖然曾上過 Jimmy 的課，但兩人未有深入交流。直至 Jimmy 退休前一年，大約4年前，Alex 跟他做過一個較長的訪問：「那時我只知道姜志名的背景、過去，我覺得他畫畫、生活的痕跡十分有趣，啟發了我更關心人的故事。」當時 Alex 未有確切的想法，未想到該如何呈現 Jimmy 老師的經歷，以致洽談過後的幾年間也尚未成事，Jimmy 更以為他只是說說而已。直至近來的一通電話，Alex 告訴 Jimmy 他打算以音樂劇場的方式演繹，《第二時間》的組合才出現，成為 Alex 口中的「靈魂的聯盟」。

## 另一種方式

Alex 過往編導的作品大多改編香港文學作為劇場演出，這次的《第二時間》則以人為本，由香港電影海報師姜志名的生活展開故事，創作題材的藍本與以往有別，但又有異曲同工之處：文學，同樣是關心一個人。雖說《第二時間》圍繞 Jimmy 的生活痕跡，但並不是通過角色的對話憶述他的人生經歷，而是從 Jimmy 在藝術中所得的感悟，以詩意的文字、音樂呈現。Margaret 以往都是以出演傳統音樂劇為主，她形容這部劇中的音樂都是一種詩意的呈現，而非很直白：「如何在聲音的質地上感覺到一種空間和時間，對我來說都是另一種用聲。」

Jimmy 曾以為劇場只是單純演繹他的故事，但洽談的時候才發現可以有很多不同的角度去演繹。以往參與繪畫電影海報，到接觸劇場舞台繪景的工作，大多的時間都在後台，而這次合作可以實在地了解到導演如何構思劇本、與演員如何配合，讓他更熟悉劇場運作。對於音樂劇場和充滿詩意的演繹，Jimmy 認為不同的演繹方式可以讓觀眾更易感受，他們也會有較多空間把它翻譯成屬於自己的部分。「正如我畫畫一樣，不需要只有一種方式來表達。」

## 回不去的夢工場

生活模式改變，如今看電影已經變成隨意的消遣活動，但在那個手繪電影海報還盛行的年代，到戲院看電影是一件頗為神聖的事。那時 Endy 未足 5 歲，但第一次踏進戲院的感受仍然記憶猶新：「我從小到大都覺得電影是一種很神聖的東西，那時父母帶我到中環的皇后戲院看《莫扎特傳》，我還記得電影院的擺設很華麗很 classical，戲院很多人，每個人都穿得很美麗，電影一開始便奏起樂章，樂曲很澎湃。」隨樂曲奏起至落幕，曲終人散，但往事留下來的回憶與震撼，即使相隔多年，Endy 始終未忘。

Margaret 已是入行多年的音樂劇演員，她憶述在讀大學時很迷戀以往荷里活的音樂劇電影，因為當時舞台劇有一種很大眾的感覺，很少人會買門票觀看；但電影則可以很宏大，可以接觸到很多人。「其實銀幕上呈現的顏色，很難才做到，你要研究菲林，一卷卷去拍。」昔日拍攝電影之難及電影帶來的迴響亦令 Margaret 同樣感到電影是神聖的，尤其可以聚集一群人去看人的故事，足見電影攝人的魅力。

細說往事能帶人走進往昔、念及舊情，但 Alex 明言他不是純粹去懷舊，因此《第二時間》也不是做角色扮演。他認為在那個年代戲院很大，我們卻很微小，這種比例帶來的神聖氣氛、過去美好的東西應該要提煉成一個新的境界去回顧。「從 Jimmy 延伸至電影文化，他們給予香港人的意義，不是只從單一的語言來說故事，而是以總體的劇場聲音，如文字、音樂、聲音、舞台設計等來表達。」從劇場演出扣連電影文化，縱然劇場與電影的載體不同，但相似的地方在於兩者也並非單純只背熟台詞、對白，排練好便能演繹，而是要抓住人物來說故事，因此 Alex 認為與不同靈魂溝通的創作模式尤其重要。如此，才能做到觀眾喜歡的紀實之餘，也存在一點詩意，具有發揮的空間，玩得愈來愈精緻。

「我想尤其是劇場一定要找更多不同的方法——我不想用生存這個詞語，而是我們要用更加不同的方法把自己的理念轉換成更多不同的形式，然後表現出來。」如何去「生存」，彷彿是藝術文化界的共通話題，唯恐成為絕響，步向窮途末路，他們都需要在各自的領域上尋找新出路。戲院帶來的神聖氣氛雖然今天已不再，但少了些神聖，也就代表與我們的距離更近。如 Endy 所說：「像 Blues 的音樂在以前黑人的年代，對於他們來說並不是一種音樂，而是一種生活的態度。」若然如此，貼地一點也好。圖文：崔凱琳／攝：Leo



Styling : @keechung.mc Outfit from Wagamama Playground, Kenzo  
 Makeup : @vinciwinkidotcom @vinciwinkiwinki Hair : @evechuhair @wwork.shop Venue : Eaton HK